

## 人间赤子心

□ 罗小珊

母亲节再看自己画妞妞的那些画,感到时光匆匆,在我与孩子一同成长之余,也有了新的体会。平时我也见过不少画家画自己的孩子,多是记录孩子可爱、好玩的瞬间,画面温馨,很是动人。而我在画女儿的过程中,慢慢有这样的感受:我画的固然是我的孩子,但真正想留住的,是那份难得的、不掺半点世俗杂质的赤子之心。

我生在艺术世家,从小伴着毛笔长大,先会握笔,才会拿铅笔,从中国美院读到博士,大半辈子都在和笔墨打交道。之前的创作,多是古人典故、现实题材,也画过孟母教子这类传统母题,风格偏内敛朴实,讲究笔墨本身的意境。37岁有了女儿罗艺馨,取名“艺馨”,是希望她有德有艺,可我从没想过让她非要当画家,只希望艺术能让她一生心里有光、活得自在。也是因为,我的笔墨里,多了一层真实柔软的母性情怀。

中外画家中,一直有人在画母与子。玛丽·卡萨特笔下的孩童温柔日常,细腻动人;油画家闫平几十年画孩子,把为人母的牵挂与坚韧,都融进浓烈的色彩里。她们的画之所以打动人,贵在情感真切,画出了孩子本来的样子。而我尤其喜欢丰子恺先生画儿女,寥寥几笔白描,不甜不俗,不只画自家孩子的模样,更画出了孩童身上最可贵的天真。

妞妞从小就爱凑在我桌边看画画,不到两岁就自己抓笔乱涂,线条稚拙却有生气。她想哭就哭、想笑就笑,想画什么就画什么,脑子里全是天马行空的念头,这份未经雕琢的纯粹,就是我想画的赤子心。我不想把她画成那种刻板乖巧的儿童形象,于是放下刻意的技法和章法,只用母亲的眼睛去看她、画她。画她握笔的认真,画她奔跑的灵动,画她发呆的稚气,笔墨清淡柔和,不施浓艳,只求留住她最本真的状态。

我把陪伴她的欢喜、对她的疼爱与期许,都自然落在纸上。对我来说,画的是妞妞,又不只是妞妞。我画的是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的清澈、坦荡与好奇,是我们长大后渐渐丢失的本心。中国画的线条看似简单,却最能承载心境,我想用这种朴素的方式,守住这份童真。

在教育上,我从不强迫她临摹,也不随便纠正她的“错误”,只鼓励她大胆画、认真观察。画画对她只是游戏,对我则是修行。往后我仍会这样画下去,画我的女儿,也画人间赤子心,让笔墨平实、情感真切,不刻意、不造作,仅此而已。

(作者为浙江画院创研部副主任、人物画所所长、浙江省人物画研究会副秘书长、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画家)



罗小珊 艺心万象 40x40cm 水墨纸本 2026年

## 记录那些不可重来的瞬间

□ 罗寒蕾

22年前,女儿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,在父母眼里尤其如此。我一次次回放她成长的片段,用画笔留住那些日夜相伴。记忆密密匝匝,织成一张网,网眼里漏出的点点光亮,是女儿童年的星光与萤火虫。

晚上,屋里常不开灯,我们喜欢黑夜的美。女儿两岁那年的一个夏夜,又把膝盖磕破了,哭了起来。我把她抱在藤凳上坐好:“看你一头的汗,把衣服脱了吧,有没有觉得风吹过来凉凉的?来,我们一起数星星。”她忘了哭,认真地扳起手指头: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右边大脚趾夹着二脚趾,用力得指甲盖都发白了。我画下了《星星有几颗》。

女儿长得飞快,我画她熟睡的小脸,画她拿着彩色笔宣告“我也来画”的神气模样,画她第一次上台表演的稚嫩。我还画过骑着自行车送她上幼儿园的场景。

女儿越来越像我,我画了《大的小的》:大的抱着小的,鼻子埋在小的头发里。大的小的紧紧相连,不留一丝缝隙。一股暖流淌过心头,麻麻酥酥的。大的不知如何形容这感觉,小的却说:“妈妈,我懂的,我也感觉到了。”

我用画笔记录温暖,也用相机记录每一幅画的诞生过程。

画完成到六七成时最美,蕴藏着无限可能,充满生命力。可这也是最难熬的阶段,就像面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,强行干预,不仅会伤害她的内在,还可能让彼此的关系破裂。我学会克制情绪,尊重她,顺着她指引的方向走。每一笔都轻柔,每一步都谨慎,更要懂得及时停笔,宣告作品完成。

我们通过交谈与互相慰藉,一起熬过了敏感



罗寒蕾 星星有几颗 85x40cm 纸本 2013年

的青春阶段。如今,她已长大成人,善良正直,充满活力,不再需要父母看护。而我,也长大了,学会用“你”的眼睛看这个世界。

(作者为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、广东省美协主席团成员、一级美术师)

## 新手妈妈写生记

□ 黄德华

小儿生于十年前木棉花开的季节。回想那段居家做饭、喂奶、换片的日子,最大的乐趣,莫过于把未满周岁的小崽子画了又画。

通常是在午后,窗外的蝉鸣伴着汗水,哼着曲儿把小儿奶睡后,我便会蹑手蹑脚地将简易水彩工具搬上被席,抓紧时间下手。被放倒的小模特儿横竖躺在床上,任凭摆布,不限时凝望,我常常看得入了迷。小儿睡时神态可亲,一瓣瓣的小嘴唇晶莹剔透如同石榴籽,一点儿小的鼻头还没有我的指甲盖大,粉嫩的双手与小脚丫都拥有俏皮多褶的弧线。头上的胎发已长长,散发着一股发酵的味道,久闻确实上瘾。他每日摆出的造型更是新奇古怪,时而握拳劈腿,露金刚之威;时而匍匐蜷缩,似玉雕孩儿枕;时而摊开手脚四仰八叉,仿佛拥有全世界。

然不可过度沉迷于观瞧,需趁小儿还没翻身之前,把此神此态仔细记录。当然了,草草记录才是常态。也有刚画了几笔,他就哼哼唧唧响起警报——还没睡熟需再哄,或者伸个懒腰要求换姿势。至于踢翻洗笔水的时刻,更是多不胜数。

小模特儿爱翻身,新手妈妈的精力有限,成功冲刺完成的写生实在不多。但回想起来,画成画败皆是乐趣。回看一幅幅当年的写生,大量没有完成的废稿,那些闪着汗珠光辉的时刻又再浮现于眼前。

有那么一个时刻,他感冒鼻塞,想尽办法让他张开小嘴呼吸,方可缓缓入睡,在睡梦中显出不



黄德华 谜样呼吸 19x28cm 纸本水彩 2016年

悦的八字眉,这人生忧郁的初体验也在我的观察日记中占去一页,名为《谜样呼吸》。

这大概是小儿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岁月了,也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次大享受。能在绘画中与对象有如此深的情感链接,非常近距离写生,不思构图,无视成败,岂非可遇不可求?况且,为求迅速完成,用色和造型皆出自本能,舍弃了“创作”意识,是最快最乐的“行动绘画”。

画家妈妈身兼二职,在带娃间隙中工作,在工作时间带娃。这种见缝插针的乐趣,实在只有身为母的人方能体会。回想那年夏日给小儿画写生,只是一个开端,往后十年如一日的劳作兼创作,常常也是在柴米油盐中取材,在屎尿屁奶里淘画。若视作母职惩罚,那自然是疲乏不堪。若转念,却可觉察这样与生活同频共振的状态纯粹而平和,是绘画世界里的一方世外桃源。

(作者为广州画院专职画家、一级美术师)